

國
朝
文
錄

潛研堂集文錄引

潛研堂集嘉定錢曉徵先生著嘉定爲歸震川先生遊處之鄉文章代有傳序而值乾隆中葉講求漢學之時博古之儒雲集都下先生相與上下其議論故考索尤精嘗著廿二史考異一書自謂不索小疵不持空辨實足爲後學指南集中列答問十二卷說經考史率多精核亦間發大議卓然不刊如濮議是歐公而非兩制祧廟議是趙汝愚而非朱子又以汝愚定內難爲徽倖成功是也文則論多卓見記無浮響紀事有體裁墓誌銘亦工裁纂序多摭實不能純以神行須分別觀之傳詳闕萬惠戴江陳諸公之說意

在重表其人而于文體未免少累題跋與書可觀者多不能備錄
答問則全不錄以爲此皆可以別行不當與文並論猶榕村全集
不錄觀瀾等錄意也段若膺序謂其文非好爲古文者比中有所
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
不矜張其書味深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倣之痕辨
論而無叫囂攘袂之習可云知言擇而存之雖以繼震川之一派
可矣上高李祖陶

潛研堂文集目錄

卷一

春秋論

春秋論二

梁武帝論

續通志列傳總敘

半硯齋記

可廬記

西谿別墅記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古文尙書攷序

蘇詩合注序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甌北集序

卷二

跋宋史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跋陶淵明詩集

鏡喻

奕喻

兩馬

與友人書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王公傳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秦文恭公

銘

李南澗墓誌銘

潛研堂文錄卷一

嘉定錢大昕竹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上高嚴守和邇

○ ○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
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
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
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
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

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詞。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詞。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詞。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

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尙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子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尙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

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况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楊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槩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

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豈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卽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啓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此與下篇雖以春秋標題其實皆辨朱子綱目也卓識偉論證據分明足以懸之百世

○ ○ 春秋論二

昔唐鑿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

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亦山

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泰○始○宋○永○初○
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
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亡○
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建○安○二○
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
可○乎○頃○在○京○師○僂○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
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
觀○者○莫○不○撫○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
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亡○

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十二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亡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敘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掩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緝其年號以貶

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細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旣濟唐臣惡周之厠唐而爲中宗諱尙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諸儒紛紛之說自以爲取法春秋其實正坐讀春秋未熟耳。綱

目兩大書法爲後人津津樂述者自此兩文出可以塞其口矣

○ 梁武帝論

唐說已○顯大意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
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
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
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
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
破身亡爲天下僂史臣以爲壽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
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
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阜

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閥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實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異謂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勦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

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入心坎烏呼武帝豈誠
以長吏爲無一貪入心坎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
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
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
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
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
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
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
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

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畧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拔末塞源之論可爲萬世炯鑒興縣文定公有三習一弊疏謂

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遂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古今英主未有不患此者何况梁武帝

續通志列傳總序

臣等按通志倣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開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畧無增損頗爲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

各殊詳畧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牀。徒多而不適於用。昔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

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刪。又以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陳桎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垌馬令陸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

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付之分注。若史文舛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襲。今既彙爲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于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彙累朝之制作。入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

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爲論贊。

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容別爲褒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尤爲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據此序續通志列傳。出先生手斟酌折衷。實出本史之上。可謂鉅觀矣。惜不得此書而一讀之。

半硯齋記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烟變幻。可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渚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渚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已而岑渚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爲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真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爲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渚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

純用中鋒毫無偏側

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
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
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渚○題○詩○因○言○嘗○見○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
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
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渚○偶○過○
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
鬻○之○它○所○岑○渚○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
恬○淡○樂○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置○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
矣○岑○渚○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

物○之○巧○于○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于○合○者○何○莫○非○適○
然○者○哉○硯○不○止○于○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
全○之○果○不○如○半○也○
○看○後○三○款○

其事甚奇而其文特妙筆端矯變含味無窮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方春畢出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間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客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間。迭爲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間。謂之直廬。而儒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草廬。焦先瓜牛廬。則又蜚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

通乎上下。而其寄寓之義則一也。予嘗感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間。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燠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利。自謂身可長保。芘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沁水之園。奪于武陽。此易所以著豐屋之戒。而淮南所譏夫本遁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願乎外。廣廈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廷可也。環堵之室亦可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得。其可蓬戶邃於洞房。衡門樂于重屋。所寄在是。所安卽在是。較之間

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
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斬○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
焉○夫○理○之○所○在○有○可○不○可○境○之○所○值○無○可○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之○
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感○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于○以○希○
知○道○之○君○子○矣○爲○不○可○乎○

前寫廬後寫可文與題俱妙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廿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旣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南又構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汝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澗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茲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清風亭光明閣雙竹隄杞菊畦垂虹橋鬪鴨池諸勝。今皆鞠爲茂艸。豫齋盡然傷之。爰於別墅倣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

翼○然○者○爲○亭○水○石○清○曠○卉○木○敷○榮○拓○地○屋○百○弓○而○宛○得○笠○澤○松○陵○
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
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
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攷○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
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並○相○在○乾○符○二○年○乙○未○
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名○當○在○此○數○年○閒○而○叢○書○之○成○
在○乾○符○已○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敏○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
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沒○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名○而○堅○辭○
不○起○終○全○蛩○遯○之○操○豈○藉○終○南○爲○捷○徑○而○捧○檄○色○喜○者○哉○士○君○子○

等○聞○折○出○此○世○地○思○所○能○到○者○

○至○此○才○見○甫○

○里○身○

高○尙○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
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
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壑○而○愈○勝○高○山○景○行○
俎○而○豆○之○將○終○古○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
之○不○及○應○召○而○不○知○先○生○乃○召○而○不○出○此○所○以○爲○真○高○士○古○人○以○
三○高○並○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猶○多○人○洛○
之○舉○較○之○先○生○尙○遜○一○籌○也○試○資○之○豫○齋○其○以○我○言○爲○然○否○

前幅記壑後并考出甫里之高先生文所以可貴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鵬、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適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鵬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鵬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王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吳淞閩月成棟前隊兵過縣。東大掠。己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戰艦百餘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蟻東關外。畱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

、以、進、吳、也。○
雍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謀舉事。○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
時舉人王霖汝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
紀知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
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至東關外。○攻得
勝。○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
登矢傷一人。○卽退。○石岡兵踵之。○等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
勇直前戰。○頗力。○亦中流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
廿三都民素輕趨善鬪。○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
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劍及婦女妹麗。

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畧。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既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丁酉，左通政山人侯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往迎。戊戌，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潛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曜嘗檄數成棟之罪。至是被獲，磔于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尚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

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繖登屋鳴金，欲集眾復戰。身被數創，墮河死。己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玪、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圖舉人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余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而大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眾上城。巡邏眾皆踊躍，縛袴執刀以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各置一崗，擇一人爲長。日人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遂新令張維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

遣人賞名刺訪境內拳勇少年悉召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
歸集眾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兼可自爲不獨
爲人也眾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
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
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
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大清所過風靡何物
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
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
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癯弱又強半市人子不習戰

唯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于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畱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道。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己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

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輟。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于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力多。執紅旗先進。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大軍攢稍刺之。皆死。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走。自相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自許。得榜寸裂之。督民運甓石固守。壬子。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昇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隔城中。用巨木塞之。不得入。大軍專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

中復下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更
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下見守陣士飢凍不能支。
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大軍自東門斬關入。
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
我死分也。祖母在。爾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
孩兒橋。皆見殺。峒曾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
門。奪令懸於峒曾門左。越三日。大軍已去。爲懸絕。墮地。鬚髮赫
然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厰頭故居。求身屍不得。
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

結淳耀兄弟

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
行弟淵耀親爲執鞵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
筆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書曰明
進士黃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
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書
畢再拜顧視淵耀縊梁間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
溺水死作絕命詞畢自經死薰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
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
死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攜家出避尊亦自溺

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臥不屈死。朱元亮龔孫珙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咨禹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爾朱袞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衷恂以鬻髮。

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石屏。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敘次歷祿如畫。真神明于史法者。

古文尙書攷序

古文尙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
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
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
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
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費馬者卽孔
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
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
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

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
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
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
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
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
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
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于壁經甚大。先是太
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
沿唐人正義之誤。卡古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

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于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勸。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既望序。

言之畫然無一剩字。出他人手定逾千言。此先生文之所以爲佳。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并。然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補足刊于吳中。頗訾王氏之謬。而于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于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于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

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侍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攷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掃舊巢痕，遙

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日。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強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品題恰當不差累黍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孫君斂手鈔藏於
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
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
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
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
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
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
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斬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

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名○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
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
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
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
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
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非○素○昔○皆○胸○見○也

○此○言○極○是○欲○是○丹

尺幅中包函甚大非論世以知其人者不能爲此言非服古而
極于醇者亦不能有此筆宜其藐視望溪也

歐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枘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躡于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

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臻○此○境○頗○難○其○人○
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
卓○然○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
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
刻○數○千○言○

當○寧○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西○簿○書○填○
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橫○山○範○水○感○舊○懷○人○
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境○凡○三○變○予○所○以○不○喜○其○
即○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草○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各○體○分○編○

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馮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益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于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

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詩必書卷興趣兼到最爲篤論然雲松詩得失又別有在予論之詳矣茲不贅

潛研堂文錄卷二

嘉定錢大昕竹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上高李福祚申菴校刊

。跋宋史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爲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爲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叛爲道學傳。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附見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傳而授之朱氏。亦附見焉。其它講學宗旨小異于朱氏者。則入

之儒林。不得與於道學。其去取予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之而不
能無疑焉。夫劉彥冲、胡原仲、劉致中、朱子之師也。而不與。呂東萊、
陸子靜、朱子之友也。而不與其意。以爲非親受業于程朱者。皆旁
友也。不得以干正統也。而獨進張南軒一人。南軒非受業于程氏
者也。南軒與東萊俱爲朱子同志。進南軒而屏東萊。此愚之所未
解也。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兄弟獨不與。以附出大防
傳故也。列傳固有附見之例。然南軒不附于父。二呂獨附于兄。一
篇之中忽變其例。謂非有意抑呂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朱氏門
人多矣。獨進黃幹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葉味道、廖德明、祇列之。

儒林夫蔡氏父子之學自黃直卿外殆鮮其匹而屏之不與道學之例此亦愚之所未解也邵伯溫不附于康節傳而張戢附于橫渠傳此亦史例之未一而愚之所未解也嘗聞之鄭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備其身故儒行之篇載於禮記莊子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記者以爲指孔子也周程張朱之學雖高出於後儒方之孔子則有間矣謂之曰儒又何慊焉韓子云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黃老之學與其徒皆自號道家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乃列仙集仙傳之類爾謂道學之名必美于儒林者非通論也雖然周程張朱之學固高于宋諸儒矣

史家欲尊之何如而可曰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藝顯著者各有專傳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史記未嘗列于儒林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皆自有傳元儒無出許衡吳澄之右者亦自爲傳愚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別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于五子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學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所言皆是一段言其去取不當二段言其列名不通三段別爲

處置尤宜愚竊明史于薛瑄王守仁亦皆有專傳不別出道學一門殆同此旨

○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 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
○ 又○能○攷○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
○ 通○鑑○可○以○當○之○。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
○ 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薛方山之續通鑑于宋遼金元四史尙未○
○ 能○奪○其○要○領○。况在正史之外乎。柯氏宋史新編較之方山用功已○
○ 深○。義○例○亦○有○勝○于○舊○史○者○。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後○
○ 之○有○志○于○史○者○。既○無○龍○門○扶○風○之○家○學○。又○無○李○淑○宋○敏○求○之○藏○書○。○
○ 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

史豈不難哉

此言可爲率爾操觚者塞斷後路愚謂如邵遠平之元史類編庶免此誚

。 跋陶淵明詩集

靖節爲陶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旣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長沙勲德。卽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

書。葛。文。而。闕。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朱。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會。祖。晉。世。宰。輔。聰。復。屈。身。後。代。此。亦。出。朱。書。之。文。而。闕。又。以。訾。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有。十。三。歲。卽。使。傳。有。舛。錯。亦。當。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闕。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闕。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道。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嘗。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

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况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攷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

也。閩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

尋陽郡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土行生於郡未分之前。淵

○代○郡○邑○志○中○往○往○爭○地○爭○人○皆○不○知○此○理○者○也○

明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顏延之作靖

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辭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藉非宰輔之胄。

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戊申八月。讀靖節集。竟因書於後。

所辨皆當。近予師陶雲汀先生合註陶詩于年譜中。辨之尤

悉。

鏡喻

五官莫明于目。而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爲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于目。而目一。轉。二。轉。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于目哉。容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爲。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已若。左右匿笑。容終不悟。悲夫。

寓意甚深。文亦高古。非韓莫辦。

○ 弈論

子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能。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讓前者不能諱。

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
此○意○充○說○得○大
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
此○相○嗤○無○有○已○時○會○觀○弈○者○之○不○若○已○

予有此病讀之當以爲戒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赭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羸二十。主人之才。之被以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飲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馱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赭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于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于赭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于主人。曰。子以吾真不如赭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方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障泥。于吾何益。吾故不肯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強其力。以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赭白。驚

而○蹙○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奈○何○優○彼○而○劣○吾○
主○人○覺○以○告○廐○吏○廐○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生○之○可○樂○而○不○知○榮○
之○可○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赭○白○之○所○得○視○彼○多○
矣○若○夫○驚○而○蹙○主○人○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赭○白○亦○智○矣○哉○

中間正論後幅滑稽然彌足以醒迷覺夢先生之所感者深矣
○此與上兩篇皆奇文在集中爲另成一格

○ ○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嘗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擾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

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陽○公○王○恭

後世作史何以供其採擇

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夔○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
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
勲○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
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
至○于○傳○奇○之○演○釋○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
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
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
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

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闕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擬。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義于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于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

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濘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予讀望溪文甚尊之。而輒不滿于。心讀此書爲之豁然。然謂不得古文之義法。亦似大過。惟剗削大甚。剗次白謂能極文章之精而不能極文章之大者得之。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王公傳

公諱拔字藻儒號頴庵大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能文端公爲館師特畱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

是吉水李公振裕。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闕朗。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遷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飲法徇勢。要也。江南十

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楹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班次一案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朝廷追卹子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蔭今以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尙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母問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眾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

一時流弊舉興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尙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今嗣後錄供兼滿漢。彙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撫細事。赴部控訴。公言。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愆。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斃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簿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尙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

任事後總作

歷六曹每泣官必告同事曰某于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速接轉禮部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尙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于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

及爲六卿。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旦暮入相。而公回翔。嗾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仍兼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命。

國朝大學士兼經筵者。惟崑山。柘城。澤州。及公。而四通州。增置倉。厥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

○全○疏○見○文○貞○公○集

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叟。一旦捐資。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

之門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卽入直。得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此○事○不○載○彰○文○慮○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

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

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詔停止朝賀。廷臣以

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

仰成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旨。率長子

此舉何異○至○宋○屏

奔清。伏闕待罪。凡五日。詔奔清赴軍前効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

以待罪之身。不敢起視事。其冬。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賜宴太和殿。宴畢。召入西煖閣。賜

坐慰勞。尋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腸。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問。

又作一束與之而段相判

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爲丞相。勲名減于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恩至深。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于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偷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瓊、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斌。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特簡。不由援引。外溫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

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
色。屬內。往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
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
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此公爲一代完人。兼有大節。所到處皆有可紀。而入閣以後。尤
卓卓不羣。非坐鎮雅俗。摸稜兩可之可比也。文挨次寫來。其人
之本末。並見。亦是成體之文。若入方望溪姚姬傳手。六曹事必
只載自陳數語。而專重入閣入閣事。亦只敘祈廟建儲。而此外
皆刪矣。其何以如見其人。如處其地。愚是以知文體之正終在
此而不在彼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

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

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

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

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日貧乃士之

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

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

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卽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書局在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勲曰。雜項既經折色。卽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恒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

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旣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

守有爲。可繼胡寶琮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

特表一事。

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

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

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

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

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

院。搗。鼓。求。見。劉。公。宣。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肩。復。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熨。河。志。纂。修。官。長。明。于。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

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勗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遊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彙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

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
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入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
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子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此亦篤論惟文學不可假借風
節或激于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
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闔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
名試得官者歙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
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此文亦佳論尤鄭重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 秦文恭公墓誌

銘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苑，官登極品。歲甲申四月，以疾請解任。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理。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巳時，薨于滄州。訃聞。天子軫惻，賜白金千兩，庀喪具。令有司議卹典祭葬如制。謚曰文恭。明年春，車駕南巡，至無錫。幸寄暢園。御製詩有「養疴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上追念舊臣，形于翰墨如此。公可以不朽矣。

其九月、孤子編修泰鈞等、將葬公于某原、先期遣一介走京師、述公遺言、請大昕爲文誌其墓、大昕于公爲年家子、又嘗主公邸第、日月不居、知已云逝、文雖不工、其何敢辭、謹按公諱蕙田、字樹峯、號味經、宋贈龍圖閣直學士觀之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爲右族、雍正初、析無錫置金匱縣、故公爲金匱人、曾祖考德澄、祖考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考易然、常州府學生、妣顏氏、本生考道然、康熙己丑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改禮科給事中、妣徐氏、胡氏、生母浦氏、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妣皆一品太夫人、公以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

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丁浦太夫人憂、服闋、補原官、
教讀、上書房、遷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改通政使司右通政、擢
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丁給諫公憂、服闋、補禮部左侍郎、調刑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擢工部尙書、
兼理樂部、調刑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過
人、方未遇時、給諫公以藩邸事牽連、頌繫十餘年、問檻車南北、炎
雨悲風、吏卒雜前、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夜分就寢、流涕交頤、然
不令給諫公知之、及通籍之始、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
例寬釋、公以新進詞臣、輒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畧云、臣本生父

某身罹重罪。已荷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濕。瘡癩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瘳斃。羈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慙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鴻慈。格外鑒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奔走。以贖父罪。奏入。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詔。而未完之銀。亦併豁免。由是給諫公優

游林下者又十年。公受詔感泣誓以身許國。而上亦鑒公忠孝。

有大用公之志矣。公在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事在禮部練習掌

宦微只此一段業括

故夙夜匪懈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

公援引律例必如所擬乃已遇司屬嘖笑不苟其以才能見者則

薦引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之後部中讞

獄偶不當上輒舉公名歎惜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于職矣公

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

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彛借不

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練公于京邸何肥瞻王

以下皆重其爲其文學著述

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大年尊彝。繩中爲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旣而直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多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爲文。號味經窩類。藁者凡若干卷。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攷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厯存一。朱子生于南宋。嘗有志編次。

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黃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迺按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爲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先經後史。各以類別。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脈絡。破其癥結。上探古人制作之原。折衷於經。通考中按切最身。推源溯流。不爲臆說。而實下不違當代之法。殫思二十餘年。彙易三四而後定。自晉生平精力盡。于是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義日筮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與同志講求。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以近代聲韻之書。未有善本。奏請

刊正。上命公與武進劉公任其事。公建議言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攷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于等韻時。公已避疾而往。復辨論猶斷斷不置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若夫呂律算數以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得其要領。雖專門名家者亦歎以爲莫及。嗚呼。可謂有體有用者已。公生于康熙壬午十月十九日。歿時年六十有三。夫人侯氏。太學生某之女。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泰鈞。乾隆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次復鈞。長塲。次鼎鈞。太學。

生、次上鈞女二人、長適雲南劍川州知州嵇承豫、孫男二人、沐日
沐恩、孫女六人、銘曰、

西神戔戔。二泉鄰造。物鍾或生。偉人雙孝。之澤流千世。啓佑祖考。
清華繼。惟公至行。爲士宗。慙艱而亨。神孝通明。刑十載邦憲。司三
刺三宥。公無私。斯人一去。難再得。同朝盡傷。至尊惜。政事文學。
一身兼。沒而言立。公何慙。城西新阡。卜云吉。千秋識之。字不滅。
五禮通考。一代大書。旣博且精。文注重在此。而他事亦未嘗不
具。不似他手之盡行刊落也。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收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予所聞南澗與人交。有始終。雖交滿天下。獨喜就予。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填委。而書問未嘗輟。觀獲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予書。言生癱於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

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癰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苴晚。晚又號南澗。先世自聚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倣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旣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瞻。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

檄署興安縣。又奏調朝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于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僮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

已潮陽民好械鬪。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鬪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眾則散矣。自是械鬪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爲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弄數萬卷。皆手讐校。無輒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搨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

廟命僕拓牌。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攄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爲大家度。雖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興隸皆知爲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慎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勳。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昌敏。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弊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子嘗戲論南澗有三。

反長身多髯。赴赴如千夫。長而胷有萬卷書。一也。生長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澁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恒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爲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郵。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胷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爲不庸兮。胡爲不與石渠蘭臺之選。以昌其文。乃以能吏終兮。

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帶恐。不過五十果。四十
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壽適與同。兮恒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
廣固之里。宰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宮兮。

中敘政績前後皆寫文學交情。先生于人未有殷重。嗟惜如此者。其傾倒可謂至矣。